

筆記詩集傳

十三

113  
887  
10



筆記詩集傳卷十三

生氏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氏首章

姜源解鄭箋孔疏云九載禮帝繫篇帝嘗卜其四妃之子皆  
有天下上妃有邵氏之女曰姜源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  
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妣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  
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共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  
然故毛傳及司馬遷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實  
達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狀鄭信纖緯以命歷序  
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嘗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又少於堯則姜源不得為帝母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  
氏之世妃謂其為後世子孫之妃也古義云姬說文以為周  
棄母字鄭箋以為名未知其審○古者立郊媒以下從毛傳  
取疏云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惟郊作高耳欽按玄  
鳥至春分第一候古義引月令注云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  
宇而宇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慶媒言媒神之也  
黃子道周云高媒或曰高辛氏或曰有儻氏顏氏曰詩傳曰  
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嘗簡狄之時已有神矣取疏云  
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太祝酌酒醴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惠  
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

為男也○朱子曰敏字當為絕句世止韻爾一說古義云履  
帝武敏句朱子以韻字屬下句讀無此文法○疏義云及月  
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疏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古義  
云后稷者以封為諸侯故稱后周語云稷為大官名官以稷  
者以其職在教稼稷為五穀之長也孔云稷字康辰又云禮  
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  
祖配天○柳塘云厥初生民以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  
是生周人也但慢露出后稷來生民如何正典時維句相應  
裡祀串說言精意以祀郊禘也歆者若有神焉默為感動之



也。彼介攸止，言郊禋之後，就所大可息之處，以安息之。通解云：解  
廣可止斷非是郊禋之地。震是懷妊而震動，夙是屆期必居  
息之地側室以自歛飭。○朱子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  
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契稷皆天生之耳，非有人  
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  
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二章

古義云：大言曰誕，謂大其事而言之也。後倣此。○鄭熒云：五  
句分誕彌句，根上震夙來，不折斷便是無災害，因此見其如  
達也。以赫厥靈，只就上二句言之，寧是監其意，康是享其祭。

錄按上帝三句，猶言分號，靈異如此，則豈謂非上帝安享  
其祭，但無人道而徒狀生是子，其靈異已甚，則不得不自怪  
也。注一而字，可以會其意，蓋言之以為下章三章之張本。  
誕寘之隘巷三章

古義云：寘，說文云置也，謂放置也。巷，說文云里中道也。平林  
林木之在平地者也。又一說：腓，說文云脰脇也。胡一桂云：牛  
羊見稷以足肚遮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孔疏云：  
姜源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永當月故  
得垂之冰也。一說：古義云：寘，發語聲，與式同。鄭箋云：寘之言  
適也。毛傳云：覃長許大。釋文云：長，張丈反。或如字。孔疏云：言



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之時也。○柳蠟云此三段有次序。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到而寒水之地必人所不到者也。真之者欲其踐踏死也不則以其飢而死也。不則以其凍而死也。朱氏曰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史記云姜源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 誕實甫畝四章

通解云岐疑言氣象端偉一說柳蠟云克岐者形狀魁梧克疑者神采俊發總見靈秀所鍾異于常見處又一說曹氏曰屹疑言其能立欽按枝旗猶云麥旗旗之本旗旗之揚起故

借言之古義云禾稻黍稷言○柳蠟云執之貫下荏穀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尚雜以草萊也。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啓其聰者況植之盡美非天能而何。張壯來曰執之五句此兒戲所為便有彌綸參贊之妙造化在手民命在躬天下萬世粒食之化毓生來便如此曉暢天機自啓有不覺其狀而狀意此是何等靈異。

### 誕后稷之穡五章

王氏曰草盛曰第治草亦謂之第古義云邠在今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而作聲黃茂孔疏云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古義云黃土色故五穀色多黃欽按柳蠟方苞俱為



誕降嘉種六章

地之所入而於是建家室乎此言始建國也。按朱傳如此說。

漬種時事集傳方只訓房而不曰享申始生而未合時則亦似止指穀種。○又云此章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但舉穡者要其成而言也。卿蠟云有相之道分明是贊天地之化育此句最重自第厥至實粟正見有相之道也。一第一種意串說要見泔水甫平艱食方奏天下盡為豐草之區自穡第而除之廣其地有可耕也。自苗而降自秀而實此雖苗生自然之序實由人力之助使狀十實字皆着力看穡之有功于民具見此一章有卻句就酌粒民之功說世祀萬源意只帶言舊說孔疏云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字封之於卻就有卻國之家室焉古義即有卻家室謂就食于有卻蓋其土地之所入而於是建家室乎此言始建國也。按朱傳如此說。

書呂刑篇一說爾雅翼云秬必不黑秬必不一秬二米。○卿蠟云上章已是教民稼穡此特因欲祭祀而更端言之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鬯可以供粢盛而實簋簠即在黃茂中擇其可供祭祀者故又曰嘉種獲畝任負皆民為之所以供穡之祀祀兼宗廟群神言不止姜源蓋穡受有卻之封則卻之內神外神穡皆主之而有周之祀實自此始矣國統自穡而始則祭統亦自穡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哉。



誕我祀如何七章

劉氏曰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通解云擇士之禮雖見射義狀后稷時助祭必未有諸侯劉氏曰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齊者散齊七日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掃除糞污也藝蕭詳節南山篇古義云較者祭道神之名其祭有二夏官大馭職鄭注云行山曰較祀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三者之中但用其一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月令冬祀行注云冬陰盛祀之於行從辟除之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

面設主於較上

人此設之

此祭行之較也據此詩下文有以興

嗣歲之語當主冬祭行言木也燔以備庶羞烈以實薦

曹氏曰燔烈所以為尸羞也○卿燔云此詳言祀事俱重創

始意或春四句為饌事載謀載惟鄭云思也吉蠲事取蕭二句求

神事載燔烈獻尸事注曰四者皆祭祀之事燔烈內外神皆

有尸以象之故以獻通解云取蕭祭脂以祭宗廟之神言而

姜源必特廟亦不在宗廟之中也行於五祀最小又冬祭最

後言取蕤以較則群神在其中矣此二句蓋包舉內外之神

言之古義云此承上章秋收之後而言一歲之中四時有祭

然秋物告成始備祀事在宗廟則為秋烝冬嘗至于冬祀行



則祀無不舉而今歲之事終矣故繼之曰以興嗣歲卿瓊云興來嗣往不平重興來上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故曰往也通解云興來嗣往活看是勿替引之；意

印盛于豆率章

卿瓊云印自今日奉祭者言王氏曰釋烝之簋簋尊爵之實也祗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鄭箋云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通解云此詩本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於祖也後三句語意蓋自后稷之肇祀已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則上天眷之亦自肇

祀時以迄於今矣應之安得不速也卿瓊云言上帝而不言后稷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稷不待言也狀而重點稷與天俱享意胡具句輕接喚下之詞古義云真即上文所謂香也庶者善幸之辭獲罪于天曰罪己心自恨曰悔因得罪而後悔也庶無罪悔以至於今皆后稷所貽也只重在讚歎后稷上詩為后稷配帝咏耳

○穀彼行葦首章

輯錄云勾曲生者也萌直生者也釋名云踐殘也使殘壞也古義云溺之重者名殘溺之輕者名履○卿瓊云此言燕飲之中也興意重句字正意重莫字穀者生意聚而未舒感



者天親一體情不可解兄弟是昭穆兄弟非必定是王者一班輩莫遠具通一正一反只就無猜忌說設燕之由正在於此此尚未舉燕玩二或字使知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宜虛說來下節方實舉燕也輔氏曰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共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狀有不客己者多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

### 肆筵設席二章

孔疏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也輯錄云緝御禮所謂更僕是也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孔疏云主酬賓奠猶一物也需洗爵尊竿似是異器故辨之云竿爵也爵酒器之大名作者因洗奠之別異名耳醢所以濡菹有醢必有菹輯錄云殺之美者曰脾曰臠皆甘而脆也○卿嫂云此都宜以緝御一段單提而以獻酢二句作行酒以醢醢二句作進爵而歌等句又單言樂總見主人優賓篤親之道也輔氏曰肆筵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卿嫂云脾臠是嘉穀中所有者舉以例餘也亦帖云醢醢四句要見徹於廟者悉登為燕私之需作於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通解云宴



禮之威如也所以昭神貺而示慈惠也

款弓既堅三章

孔疏云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畫之荀子云天子  
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請緝云諸臣不必畫弓以天子之  
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爾雅云金族剪羽謂之鏃孫炎曰  
金族斷羽使前重也孔疏云鏃者鐵鏃之矢名也按鈞字  
解出毛傳及考工矢人注亭均也平也按壺云同射執筭曰  
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兩一筭為奇遂以奇餘也  
彙告曰云儀禮鄉射禮云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  
則曰左勝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

有皆一筭以告曰左右均注云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  
為雋也孔疏云播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連於  
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按大射禮播三挾一蓋謂卿大夫  
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令弟子辯亦據壺文注云矛  
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同射戒令之撫  
教慢也偕立不正向前也喻言遠語話也亦帖云序賓以不  
侮記所謂皆立喻言者有常爵曾之若薛是者淳淳令薛是也  
○鄉射云曰既燕者對上設席之初言非燕畢而後射也四  
鏃既均泛言射者而中者多寡則因之而序賢四鏃如樹專  
言勝者而客有敬怠則因之而序不侮皆是一時事通解云



古人射必飲酒況此射又為燕設故以中多者為賢則使中少者飲罰爵以不侮者為德則使侮者飲罰爵無非洽賓主之樂不徒序之而已也疑問云兄弟何以稱賓曰以曾孫為主則衆兄弟皆賓矣是禮文之通稱也

曾孫維主卒章

說約云曾孫為主對上兩序賓說狀只同姓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埤雅云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共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埤雅云酒味皆醇厚即向之獻祖考者今以享父兄也孔疏云漢禮器制度注勺其升徑四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

蓋從水器挹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如此之長勺也說約云黃耆台背分三項黃耆解見南山有臺而雅云貽哲耆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皆若貽魚訓夫釋名

云九十曰鮎皆有鮎文輔氏曰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耆也舊說鄭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一說古義云凡人老則志昏氣衰往往昧於所適怠於所行故願冥冥之中若或引之謂引其志使不昏也若或翼之謂翼其氣使不衰也蓋不特享永年之壽而且有益迪之吉所謂助之以景福也埤雅云壽祺即上黃耆句言以德享壽即為吉也景福即千壽祺見之謂福以壽為先是也



○既醉以酒首二章

柳塘云燕飲之中慙慙委曲便是王者德意故曰飽德四既字不可忽既者盡其事終其事也景福昭明下章祚胤盡之矣但此未明言耳自其福之享嘉曰景福自福之光大曰昭明昭明即景福之氣象介爾興以介異以介者致之自我介爾者錫之自天也

昭明有融三章

詩緝云融者混融徹上徹下無復凝滯明之盛也春秋傳出昭公五年左傳云昭公考終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者也○柳塘云昭明兼上說兼有融高朗亦只自其昭

明者而極言之耳有融必高朗而福始令在今日為善始兼之永久即為令終公尸嘉賓見非已之溢美也前三章是父兄慮思祝福而証諸尸告下皆述尸告之詞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四章

劉氏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詞所以重祭事也○古義云自此章已後首尾相啣亦初體柳塘云此以下皆是述嘏詞而此與下章則先言錫類之由也首句是詩人之詞該下五章靜嘉令根君之敬意所藹溢者朋友二句毛傳云言相攝佐以成儀



也。孔疏云：相攝歛而佐助之以威儀之事也。通解云：撰字原  
有檢仿二義。故集傳前言檢而後言佐。互文也。

威儀孔時五章

特牲禮嗣舉奠注云：嗣主人將為後者舉飲酒也。將傳重累  
之。劉氏曰：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  
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  
尸。啤酒仍奠其觶。○古義云：威儀孔時。承上文指王言也。  
卿嬖云：首句言主人之敬著于威儀。君子二句言嗣子之敬  
著于舉奠。總之盡事親之誠。古義云：自孝子不匱至來皆預  
祝其後。目之詞。卿嬖云：永字合下萬年意。類字宜講下三節  
即是。

其類維何六章

卿嬖云：此以下皆錫類之實。正令終之事。首句提起下二節  
之詞。室家之壺。深遠嚴肅。天命祖宗。數錫在此。祚指富貴。胤  
指子孫。必萬年永錫。方謂之高明令終。

其胤維何七章

詩緝云：此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祿祚  
不絕也。卿嬖云：自其福之所錫。則曰祚。自其福之依倚而言  
則曰僕。天祿就為天子說。景命有僕。止是被天祿。  
其僕維何。卒章。



詩緝云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  
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卿嬖云女士孫子重孫子上蓋釐  
女士正為孫子計孫子有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意當重嫡為  
天子上方與景命有僕相應祚胤便是景福便是昭明令終  
之福

○鳧鷖在涇首章

詩緝云鎬京近涇指土地所見言之禮書引杜佑曰天子不  
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天子諸侯雖卿大夫為尸皆取  
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朱子  
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

之人故有此詩孔疏云燕尸之禮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用  
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  
宣八年言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是也○卿嬖云以鳧  
鷖得于所止與公尸安于所燕寧以心之安言謂釋家神之  
勞而享登筵之逸也爾酒四句緊承末寧說下福祿就為賓  
上寬說來成來成就于己關光德曰此繹祭燕尸之樂到此  
祭事纔完備故謂以公尸而燕飲于斯則昔日所降之福祿  
自今日而成就也

鳧鷖在沙二章三章

詩緝云來而宜之謂樂之也舊說毛傳云宜其也卿嬖



云宣以昨日之尸為今日之賓為相宣即克稱是燕意也○  
通解云處安樂也釋文云潛謂以茅泔之而去其糟也周禮  
暗人注云蒲折曰脯

鳧鷖四章卒章

卿嬖云宗即尊為賓也亦帖云彼降以前日祭祀言只就神  
眷寬說來宗以今日燕飲言則前日之福積而高大○欽按  
止字傳箋及集傳無解亦是語辭一說古義云來止猶之言  
來處也卿嬖云熏之和悅非若前日為尸之時嚴肅而戒慎  
也欣美而可樂芳香而可荐旨酒及嘉殽要講裸將之  
餘瀝假享之餘馨方見釋祭意古義云無有後艱者閨云謂

祭事已成昔之享福者克保其後而永無艱矣孫鑛云滿室  
喜樂而以無有後難句收可見古人兢戒慎意○徐玉虎  
曰來寧來宜來處來宗薰即以燕時象之曰成曰為曰下  
曰崇曰無艱亦即以燕時祝之言之不足從而長言所以為  
厚

假樂君子首章

輔氏曰嘉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故樂之  
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  
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  
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己之德不已則在天之



命無窮也。古義云：祿之為言，錄也。天錄其德，而典之以福，則曰祿。其實祿即福也。緝錄云：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卿嬖云：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故令德以顯言之。宣民，人正顯之。慶宣民，照下綱紀四方者，宣人照下，率由群辟者，人民咸宜，即此是天祿保右命三字，作已狀之福者，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

示祿百福二章

朱子曰：上二句是願<sup>其</sup>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賢。卿嬖字從上受字生，百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下面正所

謂百福也。穆：溫恭也。皇：純粹也。二宣字根穆：皇：來見德足以稱其位也。二不字作用力說，不愆必不作聰明，不忘常能思繼述，不愆不忘自能率由矣。亦帖云：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并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可謂曲盡其意。

威儀抑抑三章

輔氏曰：容止抑抑，狀其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狀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令矣。董氏曰：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卿嬖云：上節子孫治言，此下專指嫡嗣而後願之也。抑抑：秩秩皆修德之驗，此與顯：令德相映，無怨二句串說，群匹分



之為百辟卿士、縣之為朋友者也。多能諳練，率由群匹，與宣人相映受福，是居君位而有天下，共受祿于天，相映四方之綱，是盡君道而統天下，與宣民相映。狀此二句，又本上修德任賢來，一直說，不可以得天統人平說。下節承之，綱可見。亦帖云：凡守成之君，必賴多賢之助，故并及用賢。疑問云：群匹者，勤守成法，以舊章導其君者，必率由群匹，乃謂之率由舊章。朱氏曰：前章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辭也。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其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頌之辭也。

之綱大紀率章

詩緝云：外而百辟，內而卿士。鄭箋云：卿士，卿之有事也。劉氏曰：集傳言示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示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卿士之綱，本上來之紀，因綱而及之，要點入安民，惟民安，故輔君以安民者亦安，故曰燕及朋友。靖字空講，不解二句正媚之實，不解只是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紀常張常理之意。君位之不解，是民所由息也。疑問云：民之所墜，正應前宜民宜人句。○書益稷，皋陶乃廣我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墜哉。說約云：方嘉又規人有此意，無此言耳。



○篤公劉首章

王肅曰公號劉名孔安國曰公爵也王基曰周人以諱事神  
公劉必字也孔疏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  
虞夏之時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李本曰公者侯國尊君  
之通稱劉名而如古公之稱重父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  
傳於不窋子也而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其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  
王古義云郃在今武功縣豳在今別列皆屬挾西安府相  
去百餘里狀自不窋已自竄於戎翟之間不居郃矣程泰之  
謂豳州南三里有不窋城是也豳州今慶陽府號北豳在郃北是則公劉遷

豳乃自方密城遷非自郃遷也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塙是  
小界今之小田塙也說文云餼乾食也糧穀也說約云糗熬  
米麥示乾糧也一說古義引毛傳云小曰橐大曰囊乾餼盛  
于小橐糧米盛于大囊用猶以也戈說文云平頭戟也徐云  
小支向上則為戟平之則為戈戚通鉞戍今文作鉞孔疏云  
鉞大而斧小啓行鄭箋云開道而行也○卿嬖云匪居匪康  
以不窋失國公劉竄身西戎那時人民未和國家未光故不  
敢安寧耳乃塙二句是平日治國足民之道非預為遷都計  
也輯對侵侮言先對僻陋言思字不可忽所謂圖大是也方  
字要玩根富強來此始遷之計皆厚民意故云篤呂氏曰公



劉內治既備狀後拓大境土國都雖遷而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古義引陳際泰云太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也非迫逐也擇而處之也富庶之後而遷都故其後遂大

### 篤公劉二章

古義云斯此也原即下章之溥原所謂豳也曹氏曰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出也傳可謂衆且繁矣說約云據韜琫有琕解琫為韜之上飾而此云刀飾又稍異劉氏曰臭者香物若蒹蘭之屬而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矣○卿環云五句分重晉原句是始至邠時欲相土以居既處三句不重只據晉原時所見如此耳廣繁言從遷而

居更著衆順宣言安心而居之者徧爾義云于晉斯原是總言之陟嶽降原又詳言之古義引鄧云陟則在嶽相山之宗也復降在原察土之冲也卿環云何以每之三句輕維玉句文以象德韜琫句武以防虞但此意不重只重躬親陟降之勞上以見其厚民意

### 篤公劉三章

詩緝云百泉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泉也一說古義云此百泉乃有所在非汎指衆泉之謂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蓋自不密窟子西戎其地即今慶陽府是也再傳至公劉則居寧州亦今慶陽



府所轄古蹟所謂公劉邑也厥後公劉往遷于豳蓋道由慶陽經平涼而後達于今西安府之邠州邠州即涇水所經而百泉則入于涇水故詩人咏及之京師之野鄭箋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鄭義云高丘而衆居諸本作高山而衆居山字誤古義云按此用京師字與天子所居京師雖字義同而語意不同彼京師縣文公羊傳謂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其解自確此京師句京字畧斷是頂上乃觀京字而言鄭解是也孔疏云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一說孔疏曰言施教令語議政事○鄭箋云逝彼四句是度居之法詳下五句是營邑之制備逝泉涉岡與上晉

原涉降有別上是覽形勢以定都此則詳察其可以為邑居者也廣原在百泉之側故從下周流以遍觀其包絡之形與方面之正高丘在南岡之下故從上遠見以審其環拱之勢與向背之宜俱見再三相度極其慎重之意京師之野承上起下言高山而衆多亦見風氣所聚矣四時字正指京師之野言處之以安身也廬旅以柔遠也審地利以周營建斯為厚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字亦厚於民故也

### 篤公劉四章

古義云依謂依之以居也中禮凡行客大夫濟之士踰之莊云濟之脩飭齊一之貌踰之踰舉舒揚之貌詩通云曹者群



牧之所牢者曹之一處通解云儉質分貽永飽不妨古義云  
對異姓之臣稱君對同姓之臣稱宗合上四之字俱指群臣  
言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朱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  
恐未必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  
恐未說及立宗事也○卿嬖云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  
勞說宮室既成則公劉之心安而群臣之心亦安踰濟  
總狀羣臣與燕之威儀俾筵二句只間叙群就燕光景君  
之宗之既洽情而又辨分無非立國示民之意故為厚于民  
○楚執戎蠻子事見左傳襄公五年

第公劉五章

孔疏云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三單舊說鄭箋云公劉遷於豳  
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率也孔疏云地官  
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謂家之副  
丁也古義云公劉為夏諸侯何得不遵五十而貢之制豈亦  
夏道衰微公劉固得于其國中自以意變而通而其後子孫  
遂仍之而不敢改然井田之法實起自黃帝則非公劉創  
為之者商人行助實原于此爾雅山西曰夕陽孫炎曰夕乃  
見日也○卿嬖云五句方既溥旦長就芟莠墾闢之後說既  
景二句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

各適土之宜  
不景未親流  
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漑

暖使種植各盡水之利承岡東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徹是



稅法所以足食皆蒙土田說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允荒  
緊承上言民之歸者衆則地之溥者益溥長者益長也夫辨  
土授民事無不周如此可見厚民之意說約云五其字皆指  
鹵地言

### 篤公劉卒章

古義引地理志載汾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汧  
縣今為鳳翔府隴州職方氏云雍州其川涇汭○卿蠟云斯  
館是初至鹵暫舍于此此句即第二章相土事涉渭二句即  
止基不惟君相土之後營度民居時事乃理即定土宜辨賦稅之事爰衆  
有爾耆而民  
亦有而常是  
落成時事爰有是養民之功又云以宮室必資于材木也

則涉渭取材而濟以舟楫之利孔疏云大率民以南門為正  
此蓋皇涇縱在兩傍夾之過涇橫故在北而嚮之止旅句詩  
緝云來止之旅日以益密於是又就汾水之外而居之卿蠟  
云夾皇涇過涇即帶爰衆爰有講末二句再推廣一層迺  
密兼生齒歸附二意此二句即鹵允荒時事故曰總叙其始  
終言也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  
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  
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 洞酌彼行潦全篇

孔疏云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曹氏曰道上流潦黃



濁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停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  
有用也。柳塘云以無源之水猶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  
依此興意也只重君子是民之父母不重民戴之為父母上  
○疏義云注引傳曰表記語又曰大學語俱禮記文通解云  
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有是德  
方有是事疑問云二傳所云兼用之可也錄按表記注曰強  
教之謂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也以說安之得其心之謂也  
強教則父之尊存焉悅安則母之親存焉○柳塘云歸非歸  
附乃寄托之意要謂民賴之以安息也二攸字當玩攸訓所  
所有疑便有所不歸有所堅硬有所不墜君子可以思矣毛傳

云說清也

○有卷者阿首章

曹氏曰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  
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之○輔氏曰召公從成王來  
遊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  
陳此詩以為戒柳塘云遊歌串說重歌上矢音蓋包括一篇  
之意○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  
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蓋治極而不戒則亂示於此乎  
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  
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



所以有吊公之卷阿也。

洋洋爾游矣二章

卿爰云洋洋優游承上游歌說洋洋是逍遙閑散意優游是從容閑暇意游休不平游則休息矣俾字要玩彌爾性非是祝其壽亦非欲完其性只如云終此生一般爾善終也呂氏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洋洋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郭義云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爾五字取章三章

卿爰云取章謂畿甸要荒俾朕其大明也對侵凌紊亂說孔厚節承此串下言重熙累洽基圖其不拔也對騫崩震騰說古義云百神以其字內之衆神言之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主猶依也

爾愛命長矣四章

鄭箋云純大也卿爰云受命長只幼冲踐祚曆數久在其躬第祿康謂安享太平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言保之無疆也○輔氏曰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呂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有馮有翼五章



卿嬖云此下詳告以用賢蓋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馮翼  
孝德是未用之賢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豈言中補  
修德且勿言所以修下節顯印乃備道之耳四方為則重在  
四方則我上合下章為則是師道為綱是君道○輔氏曰所  
謂篤實者有德之人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說約云呂氏  
說亦偶就孝德立論如此不必謂有意不主四項

顯：印：六章

疏義云顯印見於外者圭璋存諸內者籒傳云遠之則有令  
聞近之則有令望疑問云顯印是容止之尊嚴圭璋是充養  
之純粹聞望是見聞之隆赫縉之皆君德也卿嬖云四方為  
綱是四方以君子為綱與四方之綱不同古義云上章為則  
以德言此為綱以位言

鳳凰于飛七八章

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其興意毛傳云所以致此  
瑞者以其藹然王朝之上多吉士也又卿嬖云鳳凰治世  
之休徵飛則天下快覩賢才天下之器用則天下治平故以  
為興書君奭云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古義云耆指呂  
公鳴鳥指鳳也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陳氏曰吉  
人吉士即前謂所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源也既  
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卿嬖云維君子使命承多字意來



惟字是隨字意蓋賢才多故隨王所用也媚天子只是羽翼  
天子為網為則也○古義云傳取附麗之義天以興王朝  
人即吉士也就其人言則但曰人自其効于王朝則愛稱士  
命即士也命之以所居之職所為之事也媚庶人總是為上  
為德為下為民事分而言之者見得維上之所使所命耳  
鳳凰鳴矣九章

欽按此章固比也以下章承之則為興也爾雅櫨梧邢疏云  
櫨一名格郭云今梧桐陶弘景曰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  
梧而無子梧桐葉白葉青桐而有子白桐其岡桐無異唯有  
華子爾岡桐無子一說李時珍引桐譜云白桐花白色花心  
微紅岡桐花色紫其實亦同白桐爾雅山東曰朝陽孫炎曰  
朝先見日也詩緝云于彼朝陽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卿  
嬖云上四句平說下二句串說兩段意歸重在下鳳凰鳴高  
岡此賢才生于治朝梧桐生朝陽比出明君出于盛世然必  
梧桐蓂萼而感狀後鳳凰雖暗而知以此賢才非明君不就  
必人君能盡其禮而後賢士類出也正意總補在末

君子之車率章

古義云此章言王朝雖多吉士而猶恐野有遺賢欲王之旁  
求之也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古義引輔廣  
云王今既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而惟招延禮



賢者子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蓋欲王自得之也。矢詩即首章，而謂詩音彭執中云：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曰不多者，見中心所欲言，非矢音所能盡，不狀此詩以章計者十，以句者五十四，不為不多矣。

○民亦勞止，首章

劉氏曰：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輯錄云：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直義云：式發語嚴，說文云：寇暴也。虐殘也。尚書注云：群行政，劫曰寇。疏義云：憎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順習者，馴服之，以教化之意。○詩緝云：戒同列，所以刺王也。一說，鄭云：此詩以告執政者，而實所以規

其君也。鄭云：民勞困于貪虐之政，兼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小蘊息之，示字與汔字緊相呼應，有急望其輯寧之意。惠中國以綏四方，自是為治漸次。說通云：曰可，惟此時為可。他日將不及可矣。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疑問云：詭隨是小人之心術，無良是小人之品格，寇虐是小人之荏毒，不畏明是小人之放肆。一說也。

通解云：詭隨，無良寇虐，不畏明，是小人之放肆。一說而箇人字，乃語勢使然，非以為兩樣人也。鄭云：無縱者，明以燭之，斷以絕之，見必退，必遠也。謹有使之檢束，自肅處，過有使之退縮，自止意，只是一箇無縱而已。此四句一氣說。



下乃安民之本。案遠應綏四方，能通應惠中國，皆由去小人，未定我王，只本固邦寧之意。疑問云：所重在惠此中國上，而嚟緊只在無縱詭隨一語。其反覆乎言之者，蓋極小人情狀之可惡，見已之諫所以為緊切耳。

民亦勞止二章

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卿嬖云：王休，以王之休美言述訓，聚正聚其渙散之心而一之也。言中國包四方在內，懽懽訓謹，諱謂巧言利口惑亂主聽也。無棄爾勞，只是欲其益求盡職，過小人以安民意，無非誘掖他如此。當時在位者，安能有這前功乎？主者以安民為休，故曰以為王休。古義云：五章無縱詭隨，下各添一說，而各立一意。

民亦勞止三章

公羊傳云：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卿嬖云：罔極言詭隨之人，習惡無有窮極。無縱則不得播惡于衆，而作惡矣。敬慎有德，一串看。小人蟠結朋黨，必合衆君子，方可以勝之。然威儀不慎，賢者將望，然去之誰告以安民治世之略？故敬慎威儀，正無縱詭隨之本，不是去奸以後事。釋音云：近，附近之近。

民亦勞止四章



毛傳云醜衆鄭云憂泄二字最重蓋恐民怨不釋則禍患日廣泄去也不專指去中國之憂正道不外紀綱法度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為繫天下安危關生民休戚言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併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民亦勞止率章

補

說文云殘賊也釋名云殘使殘懷也鄭云國無有殘須天  
下安意詭隨之人能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故曰繾綣上正  
敗猶未盡反則綱紀法度無不倒置王女有不敢輕視小  
用意大諫亦總括通章之意疑問云五章結語處方用玉字  
所以警其臣者至矣而未必出于王之心也如是立言者使  
其臣聽之深聳弗不違而其君聽之亦深思而不怒耳所謂  
言之者無罪聽之者足以戒正是此等語彭氏曰每章言愈  
切意愈深

上帝板板首章

鄭云此為全篇發端已括通詩大旨下皆根此發之天人  
意不平猶言天變甚矣而人事乃如此也天以安民為常今  
民病則是天變其常故曰板出話四句只歷數人為不減之  
實出話不狀言語背理為謀不遠謀圖近小靡聖管之心盈  
滿而自恣忘作不實于實心虛偽而不可方物猶之未遠通



承上四句言慮不遠故至此上猶字主經畫言下猶字主謀慮言源義云謀出於心而後言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主也○卿環云此詩以是用大諫句為主自首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末章則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總束是大諫也○鄭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天之方難二章

源義云難者艱難而不易處之時動者艱危而不得安之時飲之狀不慎也沓之狀不勉也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飲之狀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卿環云難蹶中便包得民病意憲世本出出語五句說辭非謂號令乃朝臣僉謀關切廟謨國計而下民繫以休戚者辭之和悅念是為猷念頭藹朕知有民不知有己故民渙者令擾者定也四矣字沓下直接上面無然語脉蓋謂此天難天蹶時只有此一着庶可回天也

我雖異事三章

春秋傳出在傳晉荀林父語芻蕘解毛傳說文云芻刈艸也蕘薪也○疏云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卿環云此以下二章反覆著僚友不受善言分明畫出靡聖管之不實于宣的情狀此章誘之以聽言重我言維服句上四句輕我即爾謀與為猷



不遠相應不狀不遠之歲辭輯辭憚之治總在此一謀字中  
矣我言維服謂皆足以瘳民瘼回天變正痛哭流涕之言為  
笑應罵三句

天之方虐四章

說文云虐殘也詩緝云灌灌：疑：疏曰至誠歎矣蹻蹻貌李  
氏曰說文舉足高是蹻之意○卿嬖云此是惕之以不可不  
聽其言也以上章又緊一步重多將燭二句上六句亦輕  
灌：即上我即爾謀也蹻：又蹻：時翹傲之態古義云憂  
謔當可憂之時而反以之為謔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是  
也

天之方憊五章

一說古義云天之方憊就執政身上說與前章方難方蹶方  
虐就國運說者不同說通云大言夸人必有壽張凌厲之態  
諂言毗人必有簞箴戚施之狀故曰戚儀卒迷斯時也小人  
之焰張善人之氣結即欲不載尸固不可得也古義云善人  
憂國之人載之言則也喪猶失也我孔疏云我民

天之牖民六章

毛傳云如燠如荒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古義云取  
携只是一意言如取物於他處而以手舉之也○卿嬖云此  
下三章皆下戒之中寓戒王之意此承上民之愁怨而言



見化民甚易宜慎夫導之方也亦帖云賦於有生其理既備牖民於既生之後則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鄭箋云易易也孔疏云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携者以携者慶末故乘而反之語義云無所費三字訓携無曰益一句一說古義云自立猶言置身也

何人維藩七章

通解云大宗異姓之強族猶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疑問云何人者朝廷大師在畿甸大邦在侯服大宗散處于侯服中古義云懷如懷抱之懷○又云此承上章民之多辟二句而教之以弭難之道鄭環云自何人至大邦是自內說及外自大宗至宗子是自疎說及親六者之中以德為本而宗子次之故例維城于後所以起無俾城壞意耳無俾會本懷德來二無字極著力見必有德以縣宗子斯藩垣屏翰皆得其輔慎無使德薄親離致五者俱壞而獨居以成可畏之勢也一說說通云七章言藩垣屏翰城之不可不樹而進之以修德也五者雖亡國敗家未嘗無之無德以為之主則不為我有故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卒章

釋文云曰音赴下同鄭環云敬字及上憲泄譖等字看天變



甚于怒板：雖驟虐憐，總是怒而變，戲豫怠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偷閑之意，皆成于敬也。其上管：憲：等相應，而無敢，即是敬。一說疑問云：戲豫馳驅，不必照前憲：等辭，戒其臣曰：無憲：，無然泄：，戒其君曰：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語各有體，敬之篇云：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朱氏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輔氏曰：天之於人，無所不體，而興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一息而不敬乎哉？疏義云：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應，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一說柳煥云：出一王一出，而有所往之時，游衍一游，而有所縱之時，舉出往言者，舉其出以該其入也，以游衍言者，我即自寬，而天常緊也，而及字要着，開着眼就是了，更無逃避處，不可不敬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79